

雨润万物

胡竹峰

影像中文字中读湘西，是乡土的、是绿色的、有一种暗暗的灰。来了之后，与感觉里相遇了。

湘西的好，饮食第一。慈利午饭，几道菜可圈可点，红烧鳊鱼尤好，红烧牛肉也好。在龙山午饭，土锅肉风味大佳。湘西菜，一言以蔽之，在火，火透饮食，有种快意。火之外，油水重，虽然与健康无益。美食往往与健康无关。

秋日去永州，阴雨不去，一路车子行行停停，小憩时似乎梦境也粘稠连绵。雨天适合怀古，也适合思念，青山细雨的氛围能勾起内心的离愁，勾起内心的古意，勾起内心的情意。情意绵绵，细雨绵绵。我是喜欢下雨的，但出行每日常下雨，也吃不消。有人苦雨，堂号苦雨斋，我却喜欢雨，请锺叔河先生题过“不苦雨斋”四字。苏轼造喜雨亭，亭记说五日不雨则无麦，十日不雨则无禾。无麦无禾，岁年成荒废，盗贼猖獗，狱讼繁兴。天下珠宝，寒者不能当衣，天降美玉，饥者不得以食。雨润万物啊。

一年四季的雨都好，不必说春雨贵如油，雨来了，风也来了，大开门窗，丝丝凉意拥入。夏日酷热，雨中安眠，得了好睡，一夜无梦。小时候不喜欢撑伞，夏天大雨，敞头淋着，人身融入田野也化进天地。雨水砸下来，身着单衣条裤，如无物之境。四处无声，只有雨声雷声风声。秋日，半梦半醒中，听得窗外零星嘀嗒嘀嗒声，卧在床头听雨，听见了《秋声赋》也听见了《秋风词》。清凉的雨夜，真舒服。冬天，独坐庭前看雨，冷意吹向头脸，棉衣的暖附骨不去，慰人愁绪，也挡了几度风寒。口占几句：

冬雨飘零四方
沾人头面上
肌肤微寒
树叶落入水中央

树叶入水，不动声色，涟漪也未泛起。静水深流，心事藏得更深，喜怒哀乐不轻易展露出来，如老派人的文章，冷静，城府高深。

和老先生闲聊，他说写人笔墨尤其要慎重再慎重，为尊者讳、为贤者讳，不管古人还是今人。有人对尊者贤者，要么出拳，要么漠然，或许少了敬畏。为人要有爱惜心，爱惜心是大境界，有相亲意思，是柔软是善良，也是智者的通透。卖文为生并不容易，很多议论太唐突太冒失。人性复杂，尤其历史人物，笑容背后有多少泪影凄声。

喜欢性格宽容的人，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，老话尤在耳。对人对事持宽容心，即便对论敌，或对有过节的人，能不计嫌隙，这是大境界。放过别人，实在是放过自己。论人及事，总须持平，喜爱而知其不足，厌恶能体会其美，方是持平。生老病死，人间多难，众生各自酸甜苦辣，我珍惜有惜心的人。人人都有自己的牢笼，为名为利为生，生之种种，谈何容易，以悲悯看世，以惜心看世，会看淡得失，少些烦恼。

人在天地间，古人常说人为万物之灵。《礼记》说人是天地之心，《孝经》说天地之性以人最为贵。奈何有些人心不过针尖麦芒大小，穿不过一根细线。



咬春 李昊天 摄

春天的事

孙仁寿

春 种

我站在古老的水车上，脚下轱辘吱吱作响。清澈的河水，混混流进一片片农田。春种的交响曲在天地间回荡。

我站在古老的水车上，看见老队长挥舞着长鞭，一阵阵吆喝声中，老水牛低吟着缓缓向前，农田里翻起泥花。

我站在古老的水车上，听见远处传来的插秧歌。姑娘们起伏的背影后，是一行行绿油油的秧苗。

水车，水牛，水田，一幅幅春种的水墨画。歌声，笑声，鸟鸣声，水流声，春天的四重唱。

油 菜

小时候，在我的眼里，你是待嫁的闺女。从秋天撒下的种子，到春天绽开的笑脸，你用一个冬天，编织出嫁的盛装。

长大了，在我的眼里，你是田野里的果实。从农民开镰的笑脸，到洒满谷场的欢语，你用一季的丰收，酝酿着飘香的盛宴。

现如今，在我的眼里，你是春天的风景。从婺源美丽的山坡，到兴化弯弯的小河，你用一身的金灿，书写最美乡村的神话。

桃花节

城里人在盼，山里人在等。草长莺飞，万物争荣，一夜春风，引来千树万树桃花开。

满山的桃花开了，犹如炸响的爆竹，惊醒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山村。隔壁的大姐洗碗擦锅，邻家的大哥粉墙砌灶，整个山村都在准备，迎接一个盛大节日。

桃花似海，游人如潮，乡村旅游，方兴未艾。摇曳在春天中的桃花，让城里人饱了赏花的眼福。绽放在春天里的桃花，让农民寻到了致富的妙方。

桃花节，一个妙笔生花的节日，山里人期盼的嘉年华。

春 芽

严冬被你刺破脸颊，夏日被你激情感染，秋色为你梳理长发，春天为你铺展绿毯。一个新生命的绽放，一轮新阳光的怒放，一轮新春天的绽放。

我不是春天的种子，我是大地的邮差，行走于海角天涯，把春色投寄给万户千家。我不是春天的种子，我是人间的画家，行走于千河万川，把美丽留在姑娘心房。

春 雪

我喜欢雪，更钟爱春雪。

春雪不象冬雪那样扭着身躯，摇头晃脑，大摇大摆跳着芭蕾，尽情地展示自己的婀娜。

春雪不张扬，它不会悠然自得地表现自己，而是以百米赛跑的姿势，早点达到终点。它每一步都蕴含着全力拼搏、一直向前的坚定信念。

春雪来了，大地得到滋润，万物呈现复苏。春雪里有清新，有盎然生机，有惊喜无限。

想喊醒白鹤和天鹅

李凤仙

鹤和天鹅在我蜗居之地也常见，但都是小部落，早听说八百亩有数不胜数的水鸟来过冬，早想去看，但因母亲病重和课程紧迫，没有去成。

驱车三十里，就到了八百亩边境。八百亩是秋浦河的一块湖汊，一条乌龙似的柏油路在荒野伸展。路东是良田和小山，人家稀少，几乎人去房空。有座楼房前高高的水杉树仿佛要插到云层里，灰白的天空下，喜鹊窝黑得醒目而静谧。喜鹊窝总让人想到喜鹊翘尾低首朝敞开的大门口“喳喳喳喳”，人抬头乐滋滋地朝屋内喊：“喜鹊叫喳喳，今天要来人。”屋里跑出来大大小小的人，都笑眉笑眼地看喜鹊报信。现在，喜鹊窝里不知有没有喜鹊，即使有，那紧锁的大门，喜鹊再也叫不开。

八百亩已映入眼帘，浩淼在路西，尽管是落水期，浩瀚之势依然不减。水天一色，青山迢迢，极目远眺，眼里是白茫茫的水和天空。

正是枯水期，八百亩露出大面积河床，河床上的大黄极其茂密，已是大寒，贴土两片叶子竟然青翠欲滴，苔及果实褐红，如深秋的高粱穗，沼泽地里的大黄秧子绿盈盈的，映绿了水，是朱自清笔下的“绿”。

车子刚停下，“扑啦啦”，从大黄丛里飞起一群野鸭，吓人一跳。野鸭“嘎嘎”，翅膀像风车一样快速扇动，它那么肥，居然也飞得动？

湖中一条埂坝，像一条巨鲸搁浅，埂坝上一片白，仿佛一片船形白云泊落在那里。孩子爸说，那是许多天鹅。他递给我望远镜。望远镜真是好东西，一下子把那片“白云”拉到我的眼前，好家伙，一只只天鹅在睡觉，把优美的脖子插到翅膀里，酣然、怡然，流畅的身形富态、俏丽。有几只在水里浮着睡，像一片片小白帆。

有了望远镜，湖对岸的蛇形山就近在咫尺了，山上怪石嶙峋，石缝间出生的青松苍劲葱郁。栎树落光了叶子，枝像吹墨画；缠在栎树上的枝藤，长长短短，意味深长地垂着。蛇形山不高，但英名在外，据说出过蛇仙，能保地方风调雨顺。每次远视蛇形山的轮廓，听到蛇形山的名字和故事，我都特别感动，山都能关心民间疾苦、呵护苍生，位高权重者不知作何感想。

八百亩依偎着山脚，它的一个小湾里都是白白的鸟。真想欢呼，竟然是那么多白鹤！多数或浮于水上，翘着墨染般的黑尾，把玲珑的脖子插在翅膀里，像一页扁舟，或站立草滩，微缩脖子，低垂黑尾，睡成雕塑；还有的眺望青天，眺望长河。

草滩上有芦苇和荻，花已迟暮，花絮被风掠得凌乱稀疏。芦苇和荻厚密，那是白鹤和天鹅孵宝宝的温床。凌空飞来鹤阵，鹤飞也悠闲，翅膀或不偏不倚，如风筝排云上，或不疾不徐地扇动。能把日子里的静和动过得那么淡然，除了鹤，不知还有谁。

我很想把睡着的鹤和天鹅喊醒，让它们都飞起来，飞成飘扬的玉兰花瓣。

“那是到谷潭湖打食回来的鸟。”闻声回头，一位老农荷锄站在我身后，目光无限爱怜地注视着鹤阵。他的身后，百衲衣似的田畴静静地旷远着，田畴的边缘，炊烟袅袅升起。

